



呐喊

文/鲁迅 图/丰子恺



中国青年出版社



呐喊

文/鲁迅 图/丰子恺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呐喊/鲁迅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53-5035-6

I. ①呐... II. ①鲁... III. ①鲁迅小说—小说集

IV. ①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9261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岳虹

装帧设计 李平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2

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660×970 1/16

印张 12

字数 108千字

版次 2018年2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8年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2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阿Q遗像

《呐喊》导读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写于1918年到1922年,共有14篇作品。除大家都很熟悉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社戏》《一件小事》外,还有《明天》《头发的故事》《风波》《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

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作品构思巧妙,主体内容是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日记,因为“我”是精神病患者,所以能够获得平常人没有的惊奇状态。在这种惊奇状态中,“我”对“他人”和“自己”甚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吃人。作品实写的是狂人的行动、思想,但实际上是通过“狂人”的“狂语”来象征性地揭露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剥夺的残酷历史本质和吃人本质。《狂人日记》是鲁迅前期小说创作的总序言,预示了其后所有作品的总主题。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思想深刻,形式新颖,标志着中国文学新纪元的到来。

第二篇小说是《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满意的一篇短篇小说。《孔乙己》是艺术上的上乘之作,短短三千来字就刻画出一个丰满的艺术形象。作品写的是一个没落的读书人孔乙己的故事,他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但又放不下“读书人”的臭架子,不屑于从事其他生计,最后沦落到乞食和偷窃的地步。但

鲁迅在嘲笑孔乙己的同时,又给他无限的同情。实际上,鲁迅真正无情揭露的是社会对于贫苦人的凉薄。这个主题在他随后创作的《阿Q正传》《明天》《祝福》等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第十一篇《白光》的主人公陈士成与孔乙己一样是屡试不第的科举失败者,第十六次县考不中后,陈士成精神失去常态,羞见祖宗、学生,甚至觉得“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在疯狂状态下,他又一次想起了从小听祖母说起的陈氏祖宗曾经在这个宅子的某个处所埋藏有巨量金银的传说。在神奇的月亮的导引下,陈士成开始了疯狂的“掘金”。在挖到几片破碎的瓷片和一个吓人的下巴骨后,他在月光的导引下走进了城外十五里的万流湖中。

《药》和《明天》的故事都发生在阴惨暗淡的黑夜,气氛压抑。故事的中心线索都是主人幼子的病和死,都涉及到对害人性命的中医的揭露。尤其是《明天》中,有对中医何小仙的生动描绘。但是,除了对中医的揭露,两篇作品还有更重要的命意。《药》的主旨是写当时国民的愚昧,这里的国民是普遍的,既包括以革命者的鲜血作药引的华老栓夫妇、向官府出卖自己侄子的夏三爷,也包括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等茶馆里的茶客们。《明天》则通过寡妇单四嫂子的悲苦命运,显示国民的冷酷无情。

《一件小事》说的的确是一件小事,“我”的人力车夫在拉我上班的路上带倒了一个走路不小心的女人。在“我”看来,被撞的女人自己应该负相当的责任,因为是她突然从路边“横截过来”的,而且她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事,但车夫却并没有逃避责任,而是把这个女人小心扶起来,并和她一起走向警察所自首。虽然是一篇短小的作品,立意却很积极向上。

《头发的故事》，是“我”和“前辈先生 N”在“双十节”的一番谈话。N 先生在谈话中流露出对政治的不信任和对群众的绝望。N 先生回忆了自古以来环绕着头发的去留这样一个小问题，中国人所经历的“吃苦，受难，灭亡”，并以此来说明在中国改革之难。《风波》依然围绕着头发的故事展开，不过，主人公变成了小镇上的农民。七斤是鲁镇的农民，但他又是比“捏锄头柄”的人地位更高的“撑船人”。但他却有些哀声叹气，因为听说“皇帝坐了龙庭了”，而他又知道“皇帝要辫子”，没有了辫子的他是要被杀头的。不过到最后，皇帝好像又没有坐上龙庭，一场风波平息了。《风波》显然是以 1917 年发生的张勋复辟为背景。

《故乡》是鲁迅小说中非常著名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故事写“我”在一个寒冬回到“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后的所见所闻。“我”回到故乡是为了打理已经没落颓败的故家，把家人接到北京。在故乡，“我”遇到了儿时的伙伴闰土。闰土的父亲过去曾在“我”家做短工，因此闰土有时候也来帮忙。虽然“我”是少爷，但那时候曾和闰土一起玩耍，并无隔阂。但这次再见到闰土时，发现他老了很多，而且受身份意识束缚，竟然把儿时的玩伴“我”称为“老爷”。这是全篇中最让“我”感到悲哀、也最让人感到震悚的时刻。

写于 1921 年的《阿 Q 正传》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鲁迅的代表作。阿 Q 是旧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写照，也是劳苦大众被压迫历史的缩影。作品通过阿 Q 的悲剧，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批判了精神胜利法对人民的毒害。

《风波》《故乡》和《阿 Q 正传》是鲁迅小说创作中最有代

表性的关于中国农民的作品。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地位低下的普通农民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作家。而且,农民是鲁迅最擅长描写的对象。由于与对象保有适当的距离,鲁迅描写农民的作品总是能够秉有纯粹客观的态度,从容闲散的笔调。

《端午节》和《头发的故事》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以作者的生活经历为素材。《端午节》中的主人公方玄绰在政府做官,同时在学校兼职做老师,他一向也和《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一样消极避世,凡事退缩,但当他面对日益严重的政府欠俸和学校欠薪造成的家庭经济压力时,也开始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彷徨》中的《幸福的家庭》延续了这种小市民生活的主题。

《兔和猫》和《鸭的喜剧》是描写身边琐事的小品文,故事的地点不再是作者儿时的水乡,而是在北京的四合院。两篇都是关于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故事。《兔和猫》写一对白兔和他们生的一窝小兔给院子里的家人们带来的快乐,但“可恶的一匹大黑猫”却伤害了其中的两只小兔。这篇作品中提出的对猫的仇视,在后来的《朝花夕拾》中有进一步的展开。《鸭的喜剧》是关于一群小蝌蚪和四只小鸭子的故事。小蝌蚪和小鸭子都是大家喜爱的动物,但小鸭子却吃光了池子里的小蝌蚪。两篇作品表现了作者的生命观。

最后一篇《社戏》,又从现在居住的北京回到了故乡绍兴。主要是对童年时代和小伙伴乘船去看社戏的回忆。作品描绘了一个抒情诗的世界,有作者其他作品中少见的精彩的景物描写,因此深受读者的喜爱。这篇作品的主题在《朝花夕拾》中也有进一步的展开。

钱振文(博士,鲁迅研究专家)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①,仿佛

① N 指南京, K 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

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①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②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

① 《全体新论》,英国合信著,一本生理学的书。《化学卫生论》,一本关于营养学的书。

② 日本维新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1868—1912)的维新运动。

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①,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

① 指许寿裳、袁文蕤、周作人等。

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 会馆^①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②。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① S 会馆指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作者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曾在这里居住。

② 鲁迅寓居绍兴会馆时,常于公余(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收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①，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②，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

① 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者之一。1913年3月，复古派文人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文化革命”的提倡者，其中有一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②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

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狂人日记^①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②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作者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作者除在本书《自序》中提及它产生的缘由外，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② 候补：清代官制，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取得官衔，但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